

王 阵 著

鹰峡神骑

YINGXIA
SHENQI



BK28 / 11

86
I247.5
1877
3

王 阵 著

鹰峡神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八九五号 呼和浩特



3 133047

鹰 峡 神 骑

王 阵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50千 插页: 2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100册

统一书号: 10089·320 每册: 2.15元

目 录

第 一 章	达玛阁祭场	1
第 二 章	山本中佐	21
第 三 章	神秘的伙伙	38
第 四 章	短剑之谜	58
第 五 章	活尸	74
第 六 章	明争暗斗	89
第 七 章	可疑的诊所	111
第 八 章	神骑天降	133
第 九 章	生离死别	153
第 十 章	火烧狼山庙	167
第 十 一 章	深山遇野人	190
第 十 二 章	老猎人之死	209
第 十 三 章	私闯狼山口	227
第 十 四 章	终生的悔恨	243
第 十 五 章	怪影	263
第 十 六 章	将计就计	283
第 十 七 章	忧心如焚	301
第 十 八 章	养犬老奴隶	317
第 十 九 章	短兵相接	336
第 二 十 章	血战金鹿岭	356
第 二 十 一 章	风雪鹰峡谷	376
第 二 十 二 章	征途漫漫	399

第一章

达玛闯祭场



野马河象一条巨蟒，冲出牡丹江，穿过狼山的鹰峡谷，窜进白云草原，蜿蜒而东，穿过奴隶窝卜、铁鹰岗、勿鲁根塔拉、白云浩特、查干敖包、玛拉沁等村庄，日日夜夜，向前奔流不息。

河水蓝莹莹、凉丝丝、甜滋滋的，宛如一条乳香四溢的奶河，哺育着两岸的人民，肥壮了千百群牛羊。

白云浩特，野马河上游一个繁华的小镇，座落在河南岸二十余里的卧虎岗下。卧虎岗象一条苍龙环抱着它。岗上长满了参天的白杨，葱郁的青松，挺拔的云杉，婆娑的五角枫和千娇百媚的繁花野草。山势异常陡峭，奇伟，俨然象白云草原天然的屏障。

由于小镇地处阿尔洪德旗、农乃镇、葛根庙和甘珠尔庙之间，交通四通八达，它自然成了这些要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各地商人云集的闹市，也是日伪武装进击和防御鹰峡抗联铁骑兵独立支队和鹰峡救国军的一个桥头堡。

卧虎岗上的五角枫，又开始变红了。夜幕徐徐降临，牛群、羊群归圈，广袤的草原很快进入了夜的静谧。

白云浩特象奔波了一天的牛群，停止了喧闹，偎依在卧虎岗的怀抱之中，进入了梦乡。深邃莫测的天幕上，几颗闪着晶亮眼

睛似的星星，烘托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地洒下水银般的柔光，辉映得白云浩特宛如波光水影中的仙女。

偶而，伪村警和自卫团的巡逻队的马蹄声踏破秋夜的安静，溅起了狗的汪汪叫声和婴儿哇哇的啼哭声。等到蹄声消失，一切便又恢复了平静。

唯独小镇的东北角上，那座破旧的、孤零零的蒙古包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两鬓苍白的舍布勒玛，自从一个月前，没有马出荷，包家抢去她的大女儿珊丹顶替军马卖到远方，二女儿达玛又突然失踪以后，她就象丢了魂似的，日夜不安。今夜，她又跪在佛龕前，双手合十，闭着深陷的眼睛，翕动着厚厚的嘴唇，在虔诚地为她失踪的二女儿达玛祈祷。祈祷她平安无事，早日归来。

佛龕上的小油灯豆大的火苗儿，忽明忽暗地摇摆着，散发着幽幽的光亮，映照着灰尘厚厚的泥塑佛像、哈达、泥香炉里将熄的三炷香火，以及她孤孤单单的身影。蒙古包里显得清冷、沉寂而空荡。暗淡的灯光象摇曳不定的浮云，在她憔悴的脸颊上游动着，好象抚摸着她脸上五十年的风刀霜剑所刻下的一道道痕迹。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驰来的马蹄声，守在包门外的猎犬哈勒，汪汪地狂吠起来。她吓得打了个寒战，心不由又抽搐起来。自从达玛失踪以后，每逢夜里听到一点动静，她都抑制不住心惊肉跳，担心达玛发生什么意外。

正在她惊魂不定的时候，包门陡然开了，随着冲进来的一阵冷风，踉踉跄跄地闯进来一个满脸是血的汉子。她惊愕地跳起来叫道：

“啊！你……你出了什么事？”

“完啦！全完……完啦！”闯进来的是她丈夫官布。他粗壮的身上穿着古铜色的破烂蒙古袍，前襟斜掖在红牛毛绳腰带上；黑瘦的方脸上长满了胡茬，粗浓的扫帚眉下闪烁着一双火焰般的大眼睛；左额上有一道刀伤，伤口里还在淌着一股股红的鲜血。他

喘吁吁地坐在破烂的杂毛地毯上，神情愤懑而沮丧。

看到丈夫这可怕的样子，舍布勒玛吓得心慌意乱，急忙从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小心翼翼地敷在丈夫的伤口上，又随手从自己蒙古袍的内襟上扯下一条旧布，一面给他包扎伤口，一面惶惑不安地问道：

“天哪，这是出了啥事呀？”

“三十匹军马，全被抢走啦！”官布绝望地喊道。

“什么，你把军马丢拉？”舍布勒玛一听丢了日本人的军马，犹如炸雷轰顶，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发颤，战战兢兢地叫道。“天哪，谁敢抢皇军的军马呀？”

“是鹰……鹰……”官布气得都快糊涂了。他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抖着说，“是鹰峡救国军干的。喏，这是他留下的收条。”

“真有鹰峡救国军？他们有多少人马？”

“哼，来的就是一个披头散发、满脸胡子、身上裹着各种野兽皮的家伙，活象一个鬼！”

“天哪，莫非真是鹰峡谷的冤魂又显灵了？”舍布勒玛心中更加惶恐起来。因为她早就听说她原来的丈夫照日格图，十四年前领着奴隶造反失败后，全部死在了狼山鹰峡谷。他们的阴魂不散，常常下山烧日本人的仓库，暗杀逼粮逼捐的村、保长和站岗的村警，吓得这些人一到晚上，东躲西藏，惶惶不安。可是，谁也捉不到他们。他们来时象一阵风，去时象一溜烟，无踪无影。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丈夫今夜却碰上了一个，而且还抢走了她丈夫管理放牧的军马。天哪，这不是要全家人的命吗！

“唉！哪来的冤魂，明明是个大活人！”官布叹了口气，“我刚躺在驼铃湖边的小草窝棚里，那鬼一样的家伙骑着一匹铁骊马，带着一只凶猛的黑色猎狗，象一阵风似地来到了我眼前。他拿着明晃晃的大砍刀对我说：‘我是鹰峡救国军。这鬼子的三十匹军马我没收了！这是收条。你回去告诉你们区长包生格，他胆

敢再逼老百姓出荷军马，我就砍掉他的脑袋！’我急得拦住他的马头苦苦哀求。我说，军马如果丢了，那个收条也保不住我的命。那鬼一样的家伙想了想说，‘好吧，为了你好交差，你带点花回去吧！’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刀光一闪，我就被他砍倒在地了。等我清醒过来时，他和军马早已无影无踪了。”

“天哪，这可怎么办呀？”舍布勒玛急得心焦火燎。

“我有什么办法？”官布垂头丧气地说，“明天，驯练菊花青马的期限也到了，军马又丢了，你想想，包家那群虎狼能饶得了我？”

“天哪，珊丹被卖了，达玛也不知死活，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可叫我……我咋个活呀！”舍布勒玛说着便背过身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官布见舍布勒玛哭得那样伤心，联想起她母女的遭遇，也不由心中一阵阵痛楚，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

“好啦，快别哭啦！你一哭我心里更没有主意了，都怪我连累了你……”

“不不，都怨我的命苦啊！”舍布勒玛想起自己一生的悲惨遭遇，抽抽噎噎地哭得更厉害了。

官布是个嘴笨心直的憨厚人。他见劝不住舍布勒玛，也只好让她尽情地去哭。谁让奴隶的命这么苦呢！他忧心忡忡地躺在破烂地毯上，皱着浓黑的眉头，凝视着从天窗透进来的依稀的月光，焦虑地思索着明天如何摆脱这面临的灾难。……

在这“王道乐土”的草原上，一个奴隶只知道自己的命不好，哪里会知道他们的命运与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是息息相关呢！他们不知道一九四四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也不知道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更不知道抗日联军的主力部队和分散活动的各小部队全体指战员，重新活跃起来，迎接全国抗战总反攻的伟大战斗。他们只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苛捐杂税越来越重，保甲制度越来越严，地方武装越来越扩

大，黎民百姓越来越穷，越来越提心吊胆。什么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犯上一条就得送命。

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我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援救他们陷入南洋的孤军，以便作最后垂死的挣扎。他们一面加紧“讨伐”抗日联军，一面拼命地在白云草原掠夺马匹供军用，并大力扩大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他们除了强迫老百姓出荷军马之外，还将草原上传统的那达慕大会变成了出售军火和掠夺军马的交易场。其中仅赛马一项，他们就规定：各区各村必须派一名代表参加赛马，跑第一者，奖手枪十支，三八马枪四十支；跑第二者，奖手枪十支，四四式马枪二十支；跑第三者，奖手枪五支，四四式马枪十支。获奖的区和村，可以用这些枪支扩充本区本村的警察和自卫团武装，未能进入前三名者，各罚骑马三十匹。

白云浩特区的区长包生格，为了夺得五十支枪，亲自在自家上万匹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骏马菊花青，限令他最好的老驯马奴隶官布一个月之内驯服它，按期驯好了，赏十只绵羊，否则，以反满问罪。

官布哪敢怠慢，当天就从马群里套住菊花青，开始了驯马。不料这匹马的性子象豹子一样暴烈，见人不是咬就是踢，根本不许任何人靠近。官布驯了三十多年的马，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烈马。不到两天，就被它咬伤了左臂，踢断了两根肋骨，跑了。达玛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立刻骑上马就向菊花青追去。从此，达玛象石沉大海，快一个月了，仍杳无音信。

官布的伤还未痊愈，大管家乌力吉就把出荷来的三十匹军马交给他放牧管理，并让他继续寻找菊花青，限期驯好。明天驯马的期限就到了，拿什么交差呢？丢了自己的女儿，不会有人过问；丢了菊花青马和三十匹军马，包家岂能善罢甘休？为了出荷一匹军马，他们都逼得人家破人亡，卖儿鬻女；他今晚却一下丢了三十匹，还有菊花青，这个祸可真闯大了呵！

舍布勒玛哭了一阵，思来想去只有让丈夫逃个活命，由她来顶罪。她回头泪汪汪地望着官布，哽哽咽咽地说：

“你救了我们母女三人，我也没啥报答你的，就让我给你顶这一回罪吧。你……你逃个活命吧！”

“这是啥话？”官布是个刚直不阿的男子汉，哪能让自己的老婆去替死！那还叫人！他生气地瞥了她一眼，“再说，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我往哪儿跑啊？”

“包家心毒手狠，啥事都干得出来呀，你还是快逃吧！”舍布勒玛扑通跪在官布面前，“我求求你，走吧，快走吧！”

官布的热泪忽地从心中涌上了眼眶。十四年前的一个黄昏，舍布勒玛带着六岁的珊丹，背着四岁的达玛，在卧虎岗下遇见他时，就是这样跪在他面前求他收留下她母女的。现在，她不是求他的保护，而是恳求用她的生命来保护他。他官布怎能忍心这样做啊！他慌忙搀起她，热泪滚滚地安慰说：

“你看，天都快亮了，咋能跑得出去？万一被他们抓住就更坏了；再说，还有这个收条，他们总得讲理吧。”

舍布勒玛见天窗上果然泛起了乳白色，长叹了一口气，又跪在佛龛前，虔诚地为官布祈祷起来。官布理解她的心情，也知道佛爷也无法帮他躲过这场灾难。但他也不想阻拦她，低头坐在破烂地毯上，心情沉重地抽起烟来。他准备天一亮就去包家报告，是死是活只好听天由命了。未曾想，他一袋烟还没抽完，大管家乌力吉就找上门来了。

舍布勒玛听到动静，慌忙跑出蒙古包一看，吓得她象碰上了一蛇，惊叫一声，差点没有晕倒。一个多月前，就是这个乌力吉带着这四个凶神恶煞似的打手，把正在挤牛奶的珊丹捆绑起来，嘴里塞上羊毛，装进麻袋里，抢跑卖到了远方，用人顶替了摊派出荷的军马。今儿，又是他带着这四个狗腿子来了。难道他知道丢了军马来捉官布的吗？她抱住门前“玛尼宏”杆子，心惊胆战地望着乌力吉，愣在了那里。

乌力吉五十来岁，白胖的脸上，八字眉下有一双诡谲的小眼睛，两撇断梁胡子向两边微翘着，嘴角上总挂着三分微笑。他慢慢地下了马，捻着胡子尖儿，笑嘻嘻地走到舍布勒玛面前，慢声细语地问道：

“一大早不去挤奶，站在这儿招风吗？”

“管家老爷，你是来……”

“哦，我是来给你贺喜的呀！”

“贺喜？”舍布勒玛迷惘地望着乌力吉，“我哪来的喜呀？”

“你忘了今天是官布交菊花青马的日子吗？快让他牵着马到包老爷那儿领赏吧。”乌力吉瞥了一眼在附近吃草的官布的铁青马，笑了笑，“有了十只绵羊，你家的日子就好过喽。”

舍布勒玛哪还有心理会他幸灾乐祸的嘲笑，只想求得能拖过这一天，到天黑让官布逃命。为了丈夫，她跪下哀求道：

“管家老爷，你是体贴咱奴隶的，求求你在包老爷面前替咱说几句好话，再宽限几天吧。达玛去找菊花青马还没回来啊！”

乌力吉从鼻孔里冷笑了两声，说道：

“常言说，放出去的羊群能收回，说出去的话可收不回哟。当初官布没那个能耐别答应呀，今天到了交马的日子，不但没驯好马，反而把马丢了，叫我怎么回禀老爷？”

“管家老爷，你是知道的，那菊花青马是踢伤了官布，它自己跑的呀，哪是官布丢的呀？达玛为找它，出去快一个月了还没回来啊！”

“这菊花青马可不象出荷的军马，卖你一个珊丹就能顶上。”乌力吉轻蔑地瞥了舍布勒玛一眼，“这菊花青，就是把你全家都卖了也顶不上它一条马腿！”

未曾想，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官布怒冲冲地冲了出来。他一把拉起舍布勒玛忿忿地说：

“别求他！天塌下来，我一人顶！”

“啊哟，你这匹驮不动鞍子的老马，还象匹儿马驹子，横踢

乱咬。”乌力吉瞅着官布捻着断梁胡尖儿冷笑道。

“菊花青马是没有了，有的，就只有我这一条不值钱的命。”

官布气得眼睛都快冒出了火。

“你不放军马，跑回来干什么？”

“军马……”

“官布，你……”舍布勒玛生怕官布吐露了丢军马的事，慌忙打断他的话，焦急地叫道，“你……你可要想想这个家呀！”

“噢？你们这是摆的什么迷魂阵？”乌力吉立刻警觉起来，脸色一变，满心狐疑地盯着官布，声色俱厉地说：“官布，你说，你不放军马回来干什么？是交驯好的菊花青吗？”

“……”

“我问你回来干什么？”乌力吉喝问道。

“我回来……我回来……”官布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是说，还是不说？在这一瞬间，他的思想象滚沸的奶子，也不知翻腾了多少个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直截了当地说：“军马，昨晚被鹰峡救国军抢走了。我回来是报……”

“啊！”乌力吉惊得头“嗡”的一声，差点没摔倒。

“喏，这是他们留下的条子，他们还说，谁胆敢再给日本人……”说着，颤颤巍巍地把条子递给了乌力吉。

“混蛋！你私通赤匪！”乌力吉一看条子，暴跳如雷。“把他带走！”

四个打手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官布五花大绑起来，拖上马背，一溜烟地跑了。

舍布勒玛的心好象又被毒蛇咬了一口，一阵晕眩，倒在包门前“玛尼宏”杆子下，望着马蹄荡起的滚滚尘烟，伸着颤抖的双手，哭叫道：

“天哪，你睁睁眼吧！”

2

夕阳的余晖把满天鱼鳞似的浮云染得血红，象苍天宰杀了无辜的生灵洒下的斑斑血迹。在这仿佛散发着血腥味儿的天宇中，凄凄秋风载着四管牛号，“呜——呜——呜——呜——”的声音，飘荡在白云浩特的上空，飘向白云草原的四面八方，飘向牧人的蒙古包，飘向无尽的远方。

这号声低沉、悲婉、凄厉、恐怖，象牛被宰杀前的哭嚎，象野狼在深夜里的嚎叫。

这表示杀人祭灵的牛号声，早在草原上人们的记忆里消逝了，只有喇嘛唸经时作为经号还在庙里低沉地呜咽。今天人们突然又听到这古老的牛号声，都不禁毛骨悚然，浑身颤抖，不知将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人们在牛号声的呼唤下，在保、甲长的皮鞭驱赶下，在村警、自卫团的刺刀逼迫下，从破旧的蒙古包里，从低矮的小马架子里，从牧铺、碾房等各个角落里走出来，提心吊胆地向包家的老坟茔涌去。

包家的老坟茔位于白云浩特镇的东南方向，距离小镇三里多路。这片坟地约三百余亩，里面布满了荒坟高冢、石碑、石人、石马，周围和坟墓之间，长满了柳树、榆树、松树和没膝深的荒草。墓林阴森森、冷嗖嗖，充满了阴冷恐怖的气氛。

平素，谁也不敢到这墓林里来放牧或割草，一则怕被包家的人撞见惹下大祸；二则人们传说，经常深夜里听到那木斯来喊着照日格图的名字，要照日格图还他脑袋。因此，这里便成了野兔、跳兔、黄鼬、黄鼠等等小动物欢聚的天下，也是猫头鹰栖息的好地方。今天，这些小动物见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吓得乱窜乱跳，纷纷躲进洞穴，露着小脑袋，窥视动静。

其实，它们的恐慌是多余的。人们谁也无心注意它们，都惶惶不安地注视着祭场。祭场设在墓林的西头平坦的草地上，在包

生格的父亲那木斯来的墓前，一字儿摆着九张红漆供桌。左边四张桌上铺着红色牛毛毯，每张桌上供着一只整羊，羊屁股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银柄蒙古刀；右边四张供桌上也铺着红牛毛毯，每张桌上供着一头整猪，每头猪屁股上插着一把铜柄蒙古刀；中间供桌上铺着黄色的牛毛毯，上面供着一个牛头。在这三牲供品的前面还供着一些奶点心和水果，中间供桌上还放着一个铜香炉和两个锡蜡台，蜡台上插着两只带金字的红蜡烛，香炉里香火缭绕，蜡烛的火苗在徐徐的秋风中摇摆不定，象鬼火一样闪烁着幽光。

人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地来到了祭场，转眼间，就把祭场围得水泄不通。包家的四十名看家护院的打手，身穿清一色的褐色蒙古袍，脚蹬长统黑马靴，头戴日本战斗帽，腰扎红牛皮带，胸前斜插着火镜面匣子枪，背后插着马刀，手持黑皮鞭，在场内维持秩序；十名全副武装的村警，平端着刺刀，在场外警戒。整个祭场鸦雀无声，森严恐怖。

一阵喧闹的鼓钹声，打破了祭场的沉寂。勾非喇嘛手持红棒，领着几十名喇嘛，抬着一个油光闪亮的面鬼，跳着唱着走进了祭场。他们到场内分成两排站定，把面鬼投入供桌前的火堆里，戴着牛头马面等各式各样假面具的喇嘛们，便一边唱着一边狂舞起来。与此同时，却吉喇嘛摇动手中的金铃，两个胖喇嘛吹起经号，在身穿黄色经衣的大喇嘛欢喜佛的领头下，穿红袍子的众喇嘛便念起经来。一时间，祭场上鼓钹铿锵，经号嘟嘟，木鱼梆梆，经声嗡嗡，黄昏的草原上，充满了一片嘈杂声。

突然，祭场上象落下块万吨重的殒石，把一切鼓噪的声音都压了下去。人们的目光喇地都向进口那儿望去，只见八名打手掂着匣子枪，押着一个人走了过来。他倒剪双臂被捆绑着，赤裸的上身布满了一道道血淋淋的鞭伤，嘴被一团羊毛塞着，一双牛大的眼睛里迸射出愤怒的光焰。当他被押进祭场时，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失声惊叫起来：

“唔——！是官布！”

“唔——！是驯马的老官布！”

“天哪，他老实得象头牛，犯了什么罪啊？”

“官——布！我的天哪！”舍布勒玛尖厉地惊叫了一声，象疯了似地哭喊着，“你……你们不……不能杀他啊！”她冲出人群，踉踉跄跄地向官布扑去。

官布听到舍布勒玛的哭喊声，眼睛瞪得大的怕人，脖子上的青筋憋得唼唼暴跳，嗷嗷地说不出话来。

舍布勒玛还没有跑到官布跟前，就被打手们连推带打地拖出了场外。祭场骚动了。人们愤愤不平，议论纷纷，切齿咒骂，妇女们有的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时，区警察署的警尉补巴黑毛，挎着几乎拖到地的大洋刀，迈着比他的马靴高不了多少的两条腿，咋咋地走到祭场中间，瞪圆他鼓鼓的蛤蟆眼，向乱哄哄的人群放开公鸭嗓子喊道：

“大家静一静，请包区长训话。”

包生格今年七十三岁，身材肥胖，秃顶，白胖的脸上泛着油光，一双蛇眼射出阴冷的光。他向大家扫了一眼，语气沉重地说：

“诸位乡亲，大家都知道我包某一贯是以慈悲为怀的。今天，看到官布遭此不幸，我心里和大家一样的难过。可是，他私通赤匪，令其女儿达玛骗走我的骏马菊花青，又将皇军的三十四军马送给了鹰峡匪邦，使赤匪如虎添翼，扰乱我区百姓不得安生。他这种反满抗日行为，实乃国法不容。为满州国治安肃正，消灭赤患，以求大东亚共存共荣，只好杀一儆百，以保我区民众安全。”

哭得泪人儿似的舍布勒玛，气得一头撞开挡在她面前的村警，冲进场内，哭着申辩道：

“包老爷，青天在上，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那菊花青不是踢伤了官布自己跑的吗？咋能说是骗走了你的马啊？”

“对呀，舍布勒玛说得对！”

人群激愤地喊叫起来。杂在人群里的老珊虎乘此机会，向查干巴拉使了个眼色，查干巴拉把两个小虎牙一呲，会意地笑了笑，钻进人群里不见了。他们想瞅机会教官布。舍布勒玛见大家都在支持她，便壮起胆子接着说：

“那三十匹军马，是昨晚鹰峡救国军用刀砍倒官布抢走的，你看他头上的刀伤，咋能说……”

“胡说八道！”包生格向打手们喝道，“把她轰出去！”

“慢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大步走进场内，拦住打手，“你们不要打她！”

打手们见是区长的亲侄子桑杰扎布，慌忙哈下腰去，“扎！扎！”应着退到了一边。

这桑杰扎布刚从新京满洲建国大学毕业回来不到三个月，大部分人还不认识他。因此，他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窃窃议论、猜测。他穿着一身茶色呢子西服，系着紫地黄条花领带，褐色的香牛皮鞋泛着光亮，两道清秀的眉毛斜插在鬓角，一双锐敏的大眼睛闪烁着清高孤傲的光芒，微翘的嘴角上挂着玩世不恭的微笑。他来到包生格面前，文质彬彬地说：

“大伯，侄儿有几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包生格和桑杰扎布的父亲旺什加布，早在十四年前老那木斯来死后，就分开了家；不过，他对桑杰扎布还是比较器重的。今天，他在这场合露面，包生格以为他要讲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话，就笑容满面地说：

“你是最高学府毕业的大学生，学问深，见识广，有话不妨讲，让大家也开开心窍。”

桑杰扎布点头淡然一笑，转身向大家环视了一眼，声音有些激动地说：

“诸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大学毕业后，不在新京担任特任官，回到家乡来，就是想使咱们蒙古民族和白云草原兴旺发达起

来，开创出一条能使咱们的民族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幸福的道路。……”

祭场上哗然。包生格感到意外。他慌忙打断桑杰扎布的话，说：

“扎布，有话就直说吧，少讲些无用的话。”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桑杰扎布提高声音说，“常言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得民心者在于理，‘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嘛。今天官布一无罪，二又不是我祖父的仇敌，为何拿他祭灵？”

“这……”包生格没想到桑杰扎布一语戳到了他的要害。本来他只是因官布丢了军马，要拿他斩首示众，但乌力吉却一直说舍布勒玛母女可能就是照日格图的妻子儿女，官布把她们隐藏了下来，主张拿官布祭灵。这样正符合了包生格的心愿。杀官布已远不只是为了治罪，更是为了复仇。只是这后一条，不好公布于众罢了。不料想桑杰扎布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毫无证据，当众怎好明说呢？因此，他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对答。

桑杰扎布毫不理会包生格的尴尬，一针见血地说：

“官布丢了军马，便是私通赤匪，那么最近区警察署丢了两支大枪，自卫团丢了两个哨兵的命，能说是警察署长和自卫团长私通赤匪吗？抗联的铁骑兵和鹰峡救国军，神出鬼没，慢说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奴隶，就是关东军不是也无可奈何吗？因此，你杀无辜的官布是无道理的，是不得民心……”

“住口！你这个畜生，太放肆了，滚开！”包生格恼羞成怒地吼道。

桑杰扎布少爷何曾受过这般侮辱？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伯父会这样粗暴，当众怒骂羞辱他。他气得脸色铁青，浑身颤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气急地喊道：“好！我可以走……不过，你早晚会后悔的！”他转身跑出祭场，纵身骑上他的白龙驹，猛向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向白云浩特奔去。